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陣上卷五

尚書曰武王與紂癸亥陣于商郊

左傳曰晉將荀吳敗燕無終及郡敵狄于太原崇卒也終無

虢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也以什

共車必克更增十人當因諸阨又克車每用於阨道今請

皆卒去馬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為屬車

五乘為二五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為五陣以

相離兩於前五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前

置之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未陣而簿之大敗

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奉彌法曰此

又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陣而薄之敗諸

鄆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

克復而敗之曰敢某師京師曰敗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

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

以官殲焉門官守國人也皆咎公公曰古之軍也不以阻隘

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耻以詐

又曰晉楚將戰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候勝焉邾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也王卒以舊罷老鄭陣而不整蠻軍而不

陣蠻夷從楚陣也不違晦晦月終陰之故在陣而驚驚也合

而加陣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開心人所底其舊必不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謀逐華繼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楮丘

鄭翩願為鷓鴣御願為鷓鴣者鷓鴣陣也

又曰越子代吳吳人禦之笠澤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

卒勾卒鈞五相着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陣衛人病之

又曰吳越戰于雞父公子先曰請先去備薄威後者郭陣

夾

整衣逐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各陣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周書曰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圖陣牙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

為五陣

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漢書東陽傳曰湯伐西域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張宴曰西域陣

名

又曰韓信為相國擊齊齊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

龍且將號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

陣信乃夜令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遠走龍且果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賊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虜軍齊王廣遂平齊

又曰季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

山間以大軍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楯後行

持弓弩今日聞鼓聲而縱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

陵搏戟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殺

千人

又曰衛青軍出塞千里餘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陣張晏曰兵車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

晉書曰卞壺字望之子眵及盱同沒陣毋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惡營斷道隆作八陣圖車軍並進狹則木屋施輪並前智謀縱橫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後魏書曰文帝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有十餘條因大讎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隋書曰周法尚為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

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

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尾首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

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

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可異苦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據此屯營自守臣謂牢固

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良馬一匹絹三百

死

唐書曰太祖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道勁為一

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羲之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翫焉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搗習觀兵陣即知強弱常取吾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之書殊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又曰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鶴

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以象戰陣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親試制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其說何如舉人負半千對曰臣觀載藉此說頗多或謂天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居上第家語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國語曰夫王之軍爲方陣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荼

茅左車赤裳赤旗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軍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陣名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訖于赤

甫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

反走

紂繚子曰梁惠王聞紂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

百勝有之乎紂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

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

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旗

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地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

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傳子曰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

用奇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腹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聘望四遠

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

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

山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奈何爲地陣奈何

太平御覽卷三十一

為人陣柰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  
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為地陣用車  
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  
四面受敵士卒感迷為之柰何太公曰當為雲象之陣

兵鈴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蛇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  
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冒亂也者不可就而擊春

黃石公記曰使商人為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  
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

者象青龍陣亦曰旬始陣

又曰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  
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  
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

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

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

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加戰鋒等隊打賊不

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

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



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  
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  
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分及宜為堅其軍發弩  
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右列既定諸  
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者黃旗向賊亞聞鼓聲  
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  
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  
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  
及聞金鈺聲乃止膊止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  
卷幅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  
引

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鬪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  
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  
間多即斷絕須面列各定摠管都狎幹當勾令斷絕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刑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  
世鳥雲鳥翔大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鶴天  
也輪車地也飛翼浮阻巽也風后亦演握奇圖云以正合  
以奇勝或合而為一陣或散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  
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一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  
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  
應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水  
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又曰合而為一陣終一陣之中離而為八陣聽音聖麾以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還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為剛正為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而萬物無所勝焉

又曰天陣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則為圓黃帝曰此則為方利則為玄為乾地陣為主色則為黃為坤風陣風附於天右相向是也其形銳首利為客色赤為巽雲陣雲附於天風象峰其形銳首利為客色赤為巽雲陣雲附於天左主色尚白已前為四正為坎飛龍陣其形屈曲象龍利為

震虎翼陣居中張翼而進其形蛇盤陣太公曰圍繞

轉上為主色尚鳥翔陣太公曰突擊之戰其形迅急利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布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

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

為四正門龍虎鳥地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

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一兵部三十二

先鋒

上卷三

殿

上卷四

卿導

上卷五

伏兵

上卷二

先鋒

上卷五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  
力能挽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攻邯鄲擊青犢大戟日  
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破  
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伏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

御壘之至麾下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原初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玄

多募牢之與東海何謙瑯琊諸葛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

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

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

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始熟為玄前鋒所害

又載記曰高勾嚴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野太興

初三國伐虜七日被軍初其鋒甚銳若逆擊之落其計矣

又曰呂隆載記曰宜曜初鋒爾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

死拒戰可一舉而平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慎質直姑叅高祖鎮軍車

騎將軍事振武軍彭城內使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及

剋廣固懷慎率所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剋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

卒

梁書曰宋武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

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王第三子也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

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戰遂見害

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駘効命摧鋒三捷每為衆先及

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  
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  
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伐三人知死不却  
後周書曰高祖東伐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  
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  
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  
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  
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  
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時其  
夜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陳悅以秦州歸國太祖謂弼曰公與吾

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拜秦  
州刺史從太祖平竇秦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賜之及  
秦所着弁甲亦賜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克選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為  
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  
等分統之每臨寂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机而進所  
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上五五

廣雅什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日啓后曰殿

傳曰公與石祁子玦審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爲之與夫人綉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八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者也殖綽郭最曰禾殿國師齊

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殿後軍也

又曰公侵齊門于揚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定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又曰處父也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

辰爲期陽虎前駟林楚御柏子虞人以鉞楯夾之陽越殿

陽虎從弟也

又曰侯犯亡之日謀免我乎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

又曰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

又曰陳瓘陳莊涉四孟之側后入以爲殿

論語曰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后也馬不

進也

此下字是小注  
誤作大字此類甚  
多

卷之三十一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為沛公以中涓從

攻胡陵勅擊章邯車騎如淳注云殿不進臣殿贊曰在軍後曰殿也

後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到囂得出還與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耿弇亦相隨

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其後也凡軍在前日落在後曰殿

後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為後拒齊主自率眾來

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

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

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

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

陳芮內使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曰我天子大

弟齊王也指陳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

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

精兵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出禪環等百

餘人齊眾乃退

又曰楊寬從穆天引軍趣成皋令寬與爾朱兆為後拒尋

以眾議不可乃廻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

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

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常與諸軍保明之語訖候騎白

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將帳迎之握

其手曰是所望也

唐書曰胡賊掠宜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

囚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手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鄉導上五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役人而導軍皆先則不能導得路之便利知逕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道潛歷山原窺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跡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故烟

火莫若謹而審旌幟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止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必審其機豈不保其全哉山林路徑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兵車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伏兵上五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惧其侵軼我也軼步兵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東去之嘗誠也勇則能退君為三覆以待之兵也戎輕而不整貧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後必務進亡而遇覆必速奔後者



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

祝聃逐之東裹戎師前后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師勇

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伏起戎還走是聃逐遂逐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捕故曰裹戎師虛死裹丁仲反

又曰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

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改

吳師

又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兵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

知之右軍趨登曰臣將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跣以下

公嗾獒焉明搏而殺之闢且出提彌死之

又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蓋獲之門外有事

蓋後衛齊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齊氏之家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曰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也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乃縱

兵大戰曰異賊氣衰復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通典曰後漢末荆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

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

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

聽與將于楚追之典與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

備救至乃退

又曰後漢末呂布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陵交在者不數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陳悉得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里明日後來曹公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卒並進遂大破之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車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歆軍入歆不覺直至帳下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郛晉師攻剋之

十六國春秋曰後晉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開津以避之鴛文弗進屯于

景亭

交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又曰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勃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將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北齊書曰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起一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

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  
內相外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  
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二面地險不可攻  
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  
併加以圍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圍定陽其城  
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  
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  
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  
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  
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後魏書曰萬侯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

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畧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遲菩薩  
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千餘菩薩隔水交言  
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兵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  
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  
兵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  
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  
南渡渭水輕騎追兵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侍之賊以  
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之半渡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  
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  
賊顧見之便悉投為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

薩乃渡渭北降卒萬餘

隋書曰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無數騎而  
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于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  
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定和下  
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岩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中都竇建德自河北  
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  
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  
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服李勣程咬金秦叔寶等  
乃令尉遲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  
出兵數千騎太宗遂巡漸却遂引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

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又曰羅士信仕王世充率千餘人奔於穀州高祖以爲新

安道行軍總管使世克士信進居前鋒退居後殿凡所虜

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馬

而賞之然持兵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由

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

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

而來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也因令嬰兒啼

譟既而陽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

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

而奔擊遂破之殺無遺類也

又曰武德中薨君璋及突厥吐渾設來殺末殺馬邑高滿政設  
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  
以滿政為朔州摠管曲赦馬邑

又曰王君廓從大軍討別下轅轅羅山二縣王充遣將魏  
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偽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進發  
伏破之

又曰太白太宗初為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都軍屯西苑營於  
三王陵自三月而旋太宗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  
而至太宗發伏以擊之賊師大敗親自追奔至金城斬四  
十餘級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進逼下縣河東

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諭君廓見其使謬為恭敬  
稱欲歸首榮心輕之於是曜兵登山下十餘里君廓悉匿  
其衆於山谷中榮無所見引兵而退纔至山下君廓追擊  
大破之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於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  
夷之甲三重使衛陳於道專諸置魚腹而進之刺王僚貫  
脾達背王僚立死

世說曰相玄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謝之寬容愈表於兒望階趣席方作洛生詠  
諷浩浩洪流相憚其曠遠乃起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別優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一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上空五

釋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書曰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

又曰惟十有二年武王伐殷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旣飾四牡騤騤載

是常服薄伐儼狃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尔蠻荆大邦為讎柔

又曰赫赫南征薄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西國四

又曰篤生武王保祐命尔變伐大商變和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

又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也伐

又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褻荆之旅傳云架深也箋云有

鍾鼓曰伐深冒也設道度而楚人叛而宗然奮揚威出兵伐之也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謂有屋者廡疾病師還出境陳太宰

否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善言盍嘗問焉師

必有名人之稱斯師者則謂之何人太宰行太宰語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猶係虜之人二今斯

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與欲微切之故其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玉赦弊邑之罪又矜而赦與有無

名者也又微之終其異也吳楚晉號稱王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

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禪之野荒民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犯令侵政則杜之放

殺其君則殘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戴禮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

然後誅其君改其正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也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也我獲謝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又曰晉師伐楚至於邲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之寧我薄人無人簿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啓也

薄人無人簿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薄首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前開道先人為備禦之也

之也奪敵也遂疾進師車騎卒奔乘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兩手曰掬下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又曰晉伐齊齊駕將走郵棠郵棠齊地太子與郭榮扣馬

太先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畧言欲行畧其地將退矣君何懼

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軍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斬

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陳于成成陳不許丑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公也

陳侯曰宋衛實難難可畏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

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

救之其將能乎

而先濟三字另提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故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懼脩隋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又曰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又曰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又曰晉侯後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殺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謂二年假晉道伐夏陽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也輔頰輔車牙車也公不聽後遂為晉所滅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珮之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搃兵之要又何患焉龍突曰龍涼冬

殺今寒玦離故可恃也里克曰伐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將焉用之也

又曰齊侯伐楚楚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尔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征實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尔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取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  
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君  
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十年公會鄭伯伐宋壬申公敗宋師子管庚午鄭師  
入郟辛未歸于我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獨進兵  
讓以自君子謂鄭莊公曰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  
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命刑方無道諸

侯無伯也伯長天其况者欲使衛討刑乎從之師與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也卑小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蠱有毒而况國乎乃弗聽及邾戰

于升脰我師敗績

又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其邑慶封所  
也克子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一年奔吳也將戮慶封椒

舉曰臣無瑕者可以戮人及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黜也王  
不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

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慶封曰  
無或而楚恭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麋而伐之以盟

諸侯王使速弑之

又曰四月鄭人侵衛收收衛邑也經史夏四月葬衛桓公  
侵衛收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也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

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也以報東門之役東門之役在四年  
又曰秋衛伐邢以報免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也

又曰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有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又曰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

在對曰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

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

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弊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又曰晉侯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故也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也侵曹伐衛

公羊曰及鄭師代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伐捕鹿者曰侵精者曰伐注云

精猶精密也推兵入虎穴擊之益深用意精也密者也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也必為之辭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

恐季孫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

叔敖曰臣四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螂

在其後欲獲而食之螳螂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又曰修武屬河內本殷之甯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脩武懷州也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高丈長丈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

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於意季氏因費宰公不狃率

費人以襲攻之入臺側子命申勾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

費人北遂隳之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行地弥博得親弥衆

是還師於在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王勾踐請嫡女執箕箒嫡男奉盥匱以隨

諸御匱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越成申

胥諫曰申胥楚不可許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血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申胥諫

曰越之在吳猶人有腹心之疾非越是圖而齊魯為憂夫

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地哉王弗聽

又曰謀甫諫曰不可先王之民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以

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之事虞

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

恪謹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

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

穆王將征犬戎

春秋卷之三十三

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故忻戴武王以致戎宇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國內甸服國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取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有不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矣是以近無不至遠無不服吟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畿頓也吾聞夫犬戎樹惇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伐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征其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轉上之義蓋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之難在難在難在乃納襄王于周

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謂信上令以玉日之曰

可乎對曰民未知禮蓋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尊順少長

習威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地作三軍使却穀將中軍以為大

政大掌却秦佐之却至之先夫子犯曰可矣也可用遂伐曹會

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

太子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臣來過易水見  
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鷓曰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  
兩者不能相捨而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不相友以弊  
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  
止

又曰蘇秦謂秦惠王曰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可并諸侯吞  
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秦其郊王曰寡人聞  
毛羽不豐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  
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秦曰臣  
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蒲遂黃帝伐涿鹿堯伐

驩堯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王  
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罔有不戰者也夫五帝三王五伯  
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  
軍自攻迫則杖戟相踵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在於外民  
服於下今欲併天下陵萬乘黜敵國制海內臣諸侯非兵  
不可

王疑往說上文  
取相字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宋本校

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一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上五

史記曰秦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正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或來

賞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爲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偏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畢罰徐廣注云伐一作滅

漢書曰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仲曰寡人北伐山

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

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又李廣利傳曰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又匈奴傳曰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

得單于闕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

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憐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與之東胡愈驕冒頓遂東集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

不爲備及冒頓次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

堯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南

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

引穀歸至大要大要地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黜以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



陶謙所害故太祖至在復讎東伐

又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旃旃自裹推轉

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岸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建平丹陽城

剋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

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吳丞相張悌及護軍孫震與

揚州刺史周渡等戰于板橋破之臨陣斬悌震首濬遂汎

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皓面縛輿觀將其太子請濬

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雪政示以簡易百姓大

悅乃赦天下改元太康天下大酺五日

書晉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便討劉備魏武曰人若無足

既得隴復欲得蜀也

又曰王羲之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又宣紀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

作亂議者速請伐之帝曰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乃

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矣光武西伐皆所以

奮揚赫赫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日參伐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

又馮統傳曰初謀伐吳統與賈克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

平統內懷慙懼

又戴記曰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末未有

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失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政永弟支于晉陽

北史曰慕容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北岳精凡人耳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戰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國典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率軍會之傳檄于梁曰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者罔弗以禮信為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隣援今

摠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人我皇帝襲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畧凡衆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誠嚴是朝昏霧已時方歇梁主親戎百官并甲冑從於禊飲堂間公私馬伏是日大風拔木王琛既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梵境上怙然前曰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啓梁主疑之庚午續講百官以戎服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有疾遂不得克平通殺前賊入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

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阻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巳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隨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為左二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護統衆伐齊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厭騎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廷授護釜鉞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真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

軍退楊柳於軹關戰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將已上於文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為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机便圖東討惡衣非食繕甲治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闇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大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克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為何如群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於命據有汾漳擅

假名器歷年未久朕以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  
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  
者軍下宜陽豐由彼始兵與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  
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  
魯軫珍卒之哀幽并企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眾叛親離  
不荷河一何以大定金白藏涼在辰風戎節厲誥兵誥誥暴時事惟  
宜朕當親御六師躬行天罰燕憑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  
馳九霄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  
為前一軍總管總滎陽公司消難為前軍二總管鄭國公達  
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三軍總管昌公侯莫陳  
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

萬趣黎陽隨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舟師五萬自入渭河  
柱國梁公侯國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大行道申國公李穆  
率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  
親率大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  
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隋書曰崔仲方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  
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甲  
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  
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今庚午為衝陰  
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鶉火以滅  
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灶

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蠡之後也為火王  
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大歲左行歲星右轉鶉  
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  
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  
火壬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沉酉為大梁既當周秦  
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得去得歲之助以今量古滅不疑  
也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助植迴心人神計契陳既  
主昏於上民譖於下險無二百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  
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謀  
但蕪楚所見冀申營爛熳今惟須武昌以下戰和滁方吳

海等州更恬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  
艦多張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  
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機夏首蘄口  
盛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  
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橫使橫度如擁衆目  
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  
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  
刺州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  
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  
軍總管率兵與秦會  
又曰開元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

酹酒而祝呢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伐罪吊民除克剪暴  
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  
違得葬江魚腹中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  
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意宜自  
隋也時高穎因使人京上語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  
至宅取其方略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後駕還在塗中高祖以  
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  
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連年未下宿使師于野高  
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使中書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德地

雖多而霸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  
窮破在旦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欲未若  
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平世充高祖顧謂侍  
臣曰朕初伐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議行德彝贊  
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無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伐蜀領兵馬取鳳翔荆谷路李元奕領兵馬  
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時司馬錯之策以伐  
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木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劉禪晉  
穆帝使桓温伐季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武帝  
使鄧元起伐劉季連則太祖使尉遲過平肅蕭記隋文帝使  
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度伐

蜀四為水軍沂江而上唯蔡與鄧艾尉遲迥梁睿及崇文  
五在斜谷駱谷出師兩討不廷

古司馬兵法曰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利列諸侯

也相諸侯優劣地而封之以正命平諸侯正者以道德善

均以禮信結諸侯謙恭愛惠接待諸侯以材力說諸侯

也力者任重理煩能堪物事理位以諸謀人維諸侯

高力大故諸侯悅來各脩其職任以諸謀人維諸侯

專故立牧伯維特督禦之自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所以合諸侯似也小比大以和諸侯

協諸會之所以發禁王者恐禁命不行以亂之者凌弱犯

寡則沮沮之侮弱侵寡則賊傷人則伐之暴內簡外則擗

之言諸侯內外與下無禮而暴虐之外野荒民散則削

負固不伏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悖逆人倫故殺其君

則殘之盡殘滅其犯命凌正則柱之侮王者法則土塞外

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諸侯淫亂夫人倫外內不別則誅滅

盡矣

孫子曰夫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咸加於敵家則交不

得合皆矣是故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伯王者不

權交者也神已之私絕天下之奪天威加於敵家故

其國可拔而其城可隳也無法之懸無功之令言法令

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者用也

誓瞻作賞此之謂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言明讚雖

用衆若使一人也

又曰安能動之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

者攻其所必救也絕其道守歸上兵伐謀謀始有設其次

伐交不令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

敗也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

天命已使民誅無道故先伐文家天命已成為王者故先

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

也詩曰命此文王言誅伐也禮記曰湯放桀武王誅紂時也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者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極誅者也大夫將兵

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擊心故但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

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弑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

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也弑君之賊也

春秋曰衛侯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

者何謂伐于也言欲伐擊之也

尚書叙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

重縱辭誕以示東征誅祿甫也戰言何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教字今本白无通



按白虎通條以下至  
此皆引白虎通所  
引各書之文

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  
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前空四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宋本校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上五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  
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  
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  
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釅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  
我憂必滋長邾至又曰得鄭是燕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  
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

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樂者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

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

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

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

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

上位東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

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

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

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無兵革之憂太宗

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

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

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若懷伯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

觀秦使者悞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返言於秦君曰楚

多賢臣未可謀也

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伯為隣葛伯放淫不祀湯使

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sup>湯使</sup>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

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一童

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

復讎也

蜀王本紀曰

秦惠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其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紂紂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比龜以為梁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為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卜莊子方刺

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牛必其其必爭爭必鬪

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之功卜

莊子以為然立待之頃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甚年不

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卜

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

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怒鴛鴦必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

止不伐楚約為與國黃歇受之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者齒寒今

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貳君為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  
太子友請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履濡吳王夫  
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  
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  
曳腰舉刃欲拔其形也螳螂貪心時進志在有利不知黃  
雀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夫黃雀知伺螳螂之有  
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之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請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  
懷其謀可也大夫種曰可唯君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  
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工索中國得苧羅山賣薪之女

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吳欲復承之乃中夜抱柱而哭訖復承之以  
嘯於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讎謀敵非君王  
之憂是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閭將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  
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為兵  
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戰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遺以大鍾  
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入因其道取其國韓子曰智伯饋

君大悅除道迎之

又曰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為前陳

與荆戰五戰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於巴蜀北

逼齊晉命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政伐也非因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欲

疆大則曷為政矣解在乎史墨而來報不襲衛趙簡子可

謂知動靜矣晉趙簡子曰鞅將入衛史墨去勝之友曰藎

墨東而輟不襲衛也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處女與吾之邊邑吳處女桑於境

上特戲而持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扶其侍子以讓吳人吳人

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

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吳邑吾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

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進楚邊邑堯夷而復去之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鷄父大敗之獲其師

又曰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公

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

楚國夫陳小國也而蓄多積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

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公聽之遂取

陳焉

又曰箴尹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傷之西家之潦經其庭

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

寫為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荆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羿

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

華之澤南地殺九嬰於水凶水火之怪在繳大風於青

兵之野太鷲風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羿狀如龍首食

斷脩蛇於洞庭在南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豕也桑

又曰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

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

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問之曰君

臣爭以過為在已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秦人伐

之大夫伐秦至涇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恭而

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秦何益於我穆子曰豹之業及匏

有若葉矣不知其他業事匏有若葉詩風篇名匏有若葉

不知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曰夫苦匏不材於

人共濟而已材若裁也不載於人言不可渡水魯叔孫賦曰匏

有若葉必將涉矣詩志以其舟除隧不共有法舟虞具舟司

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二十七年冬也公

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一年晨晉侯侵曹代衛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宋門尹班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告請家於楚我

欲擊齊楚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犬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大戎氏犬戎氏以其

職來至王戎以職其天子天子曰予必矣不享征之且觀

之兵戎享而服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

委危吾聞夫犬戎樹敦樹之惟言犬戎師舊德而守純終固

常職師循也純傳音一犬戎氏修先王之舊待奉其其有以

禦我矣御應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

戎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非禮暴兵露

又曰商皇帝卒大惡于人大商殷人本鵠辛紂名庶人不忍

欣載武王以至戎于商牧再奉武兵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恤人隱而除其害恤憂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諛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

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以討有

罪遣卒戍陳戍守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及還而不

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

群臣皆賀而子不賀何也申叔時曰有牽牛而往蹊人之

田中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

為無道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矣

王為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為利王曰

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于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

張式為智伯謀張式晉六將軍中行子取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此務為務為君其廣地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諫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亂人也善言勿伐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之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御而笑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者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至而有伐其地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紂又曰湯在鉅宮夢神謂之名夏傑傑無道汝克戡之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三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寔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馬至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然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號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縈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晟曰前者胡公東誅叛逆全軍獨  
剋擒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宋本校計七頁



